

西
臺
集
三



西臺集

二

畢仲游撰

西臺集卷十

尺牘

上蘇內翰

去歲起于罪罰之餘。入奉朝謁。適值知府龍圖內翰請外。將赴汝陰。僅得再請候門下。而荷眷逾厚。知獎更深。殆非後進晚學所敢望于先生大人者也。自疇昔違奉。累更晦朔。不審卽日台候動止何似。某待罪河東。以託庇左右之故。苟免如昨。幸復霑祿食。而巳不及親養。追念摧感。涕慕何言。邈未知侍見之期。仰惟體上眷倚。精固生理。入輔天子。以稱中外之望。不宣。

又

某去冬至晉郡。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尋值易帥多故。及被旨往河外。體量道路險惡。風雪寒苦之阨。前此未嘗歷也。近以詔使自京來。故且歸太原。以待會議。中間欲治問起居之何如。旣欲稍盡區區。而復忙擾如此。轉成稽緩。愧恐何勝。

又

向在京師。嘗蒙借重。舉以自代。辱門下之顧有年矣。今日之祿食。未必不由平昔之許與。而又出力如此。區區感激。義當如何。惟謹職事。甘貧賤。庶幾不辱。以圖報于左右。伏惟台慈幸察。

上文潞公

仲春漸暄。伏惟鈞體起居萬福。一向以遭罹家難。久不通問。不自死滅。復餘殘骸。以就祿食。既已到河東。卽欲敍致。以請問起居之何如。適當新秦被寇之後。種種多事。異于平日。未能收率。患難荒忽。已散之思慮。而爲竿牘之間。遂至後時。豈勝愧恐。近日河外歸。纔得定居。謹奉前啓。布區區萬一。仰惟眷憐。俯賜亮察。

上韓左相

伏自登庸廟堂。再貢竿牘之間。于左右。竊想卽關聽覽。仲冬嚴寒。恭惟機政多暇。鈞體起居萬福。某近蒙恩除守奉寧。已赴治東來。道途區區。幸免如昨。趨覲未展。伏覬上爲宗社精調寢餼。副四海具瞻之望。卑誠戀祝之至。

上呂微仲相公

久違材館。下情伏深兢仰。卽日秋暑尙熾。恭惟神衛起居。百福潛舍。某營職區區。幸免末由躬至。門下請侍。伏望上體宗社。精加寶練。私誠惓惓之禱。

又

不審某官自到安陸以來。鈞況何似。居處飲食。仰計足以衛天和而固生理也。某愚不肖。以家世仕宦之故。竊祿食于內外。僅能不失門戶。雖無他長。以自見。而甘貧守分。則有年矣。今雖闊遠教誨。日增闕陋。其

愚不肖之心猶前也。顧貧與分其何敢忘。方爲賤事所拘。不獲親奉杖席。仰承咳唾之音以自慰。幸區區之誠發于寤寐。伏維台慈亮察。

又

某嘗慕用門下之義。昨自奉使河東還朝。實辱收恤之厚。而官局請謁有常。實無從數至于前。以承教誨。今者某官燕閒無事。可以日侍左右。而蹤跡東西無定。且復去門館甚遠。惟拜狀附承起居而已。豈勝南望引領向戀之至。

上王彥霖樞密

夏序清和。伏惟鈞體起居萬福。遠奉門下累歲。日有兢仰。伏惟道存帷幄。功在生民。鎮撫之餘。諒多燕適。某以奉使在遠。未獲趨詣屏著。伏冀體國爲民。精護寢餼。下情惓惓依歸之至。

又

比雖累得奉啓左右。皆緣職事。以常禮貢聞區區。所欲言者。與銜恩佩德之私。蓋未暇布陳有以也。不識台慈能賜亮否。卽日伏審朝廷曲徇誠請。易地三城。然全節鯁義。中外所仰。諒無暖席之期。卽還廊廟。疏遠之跡。將永有庇賴。以觀太平之成效。豈勝惓惓。

上安樞密太尉

近以事至河南。造請門下。曲承顧存撫接之厚。感不容言。拜違左右。已再更晦朔。依投繫戀。蘊結于中。季

冬極寒。恭惟鈞體起居萬福。卽日某蒙恩營職之初。區區幸免。末由參侍。伏乞上爲宗社之重。順衛太和。永輔聖世。卑情惓惓頌祝之至。

又

比者恭審某官以賢業之成。與主上初政之所希望。入籌帷幄。再長鴻樞。上自搢紳先生有識之士。下至行道之人。皆知鼓舞。如出一意。豈特四夷懾服。可見兵革之不試。而全德重望故將。師長百僚。大爲制作。以嚮太平之盛。天下幸甚。某以職業有守。無由同百執事陪預慶列。瞻望台屏。下情無任歡忭依歸之至。

又

近審肆覲。入侍經闈。嘗奉竿牘。請賀門下。竊知已關聽覽。仲季嚴寒。恭惟機政暇裕。鈞候起居萬福。某待次累月。近准勅除管勾崇福。遂得復霑祿食。仰繫恩造。感激何言。趨府未展。伏覲上爲宗社精調寢養。卑情惓惓祝頌之至。

又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比者恭審某官。以主眷之益隆。與天下廩廩嚮于治。定再登廊廟。進長鴻樞。華萼交輝。以極一門之盛。而台躔舊德。道在累朝。其所以運籌帷幄。折衝萬里者。蓋實今日倚重焉。中外幸甚。某以居處在外。不獲同百執事陪預慶列。謹啓通于左右。因布悰誠萬一。伏惟鈞慈俯垂覽亮。

上李資政邦直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河東舊稱事簡。自某到任。適當新秦被寇之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昔。而道路奔走。亦增倍于他時。雖銜恩佩德之私。無日不在門下。而簡牘之間。至今方得通于左右。負愧懷恐。何可勝言。伏惟老成舊德。士夫所望。佇還廊廟。永庇中外。踈遠之跡。亦將跂足以觀太平之成效。何勝倦倦。

又

比于太原相公坐間。得聞起居之況。以自慰。又獲窺近日所著扶華堂碑文。伸紙一讀。神意悚動者久之。蓋非近世之所謂碑文也。

回盛少卿

某啓。去歲起于罪罰之餘。入奉朝謁。卽外官苟祿。故雖再至門下。而不得款奉教語。臨去都伏蒙臨貺。旅次值出。不獲望見車馬。感戀至今。春序布和。伏惟尊體強豫。某待罪河東。營職粗遣。內託庇庥。以苟免于罪戾。末由省見。伏惟體上眷矚。精護生理。下誠區區。

又

不審近日起居何似。伏蒙不遺。遠賜教墨。匪知遇之厚。何以及此。佩服眷意。惟深愧恐。某比到部。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中間得旨。往河外體量。前月下旬。方還太原。上記稽緩。由此幸冀矜察。某到本路。庶事雖不敢不勉。而性資迂拙。常虞墮曠。以辱知憐。尤患不審知本路人物如何。蒙教示數君者。爲賜甚厚。不敢忘處。休文字卽契勘。他俟後狀上稟。

與呂原明兵部

某啓。首夏微熱。伏惟原明兵部大夫尊候起居萬福。去歲免喪至京。累得詣館舍上見。亦屢蒙車騎臨貺。體眷之厚。感服至今。某承乏河東。區區營職粗遣。內倚門下之重。以苟免于罪戾。末由會見。伏冀俯爲時望。精固生理。下情所祝。

又

去冬到此。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不預邊事。而河外賑濟。與封樁錢穀移用。蓋已不勝其繁矣。原明沈識遠量。朋友之所宗仰。宜在禁從。日夕獻納。而尙淹郎曹。豈宜也。某待罪晉部。逾分已多。第才劣事薄。恐有不稱。以累門下。若得偏郡以休息病體。因苟祿食。即便無餘願矣。某承乏于此。幸復霑祿。而已不及親。孤苦感愴。略無仕宦之況。應之叔弼。知常公餘會集。豈勝優羨。今皆有書去。蓋亦負後時之罪。十一舍弟。仍得畿邑。至幸。中間待次闕下。想常請謁館舍。承教不少矣。詩卷輒贍本封納。以須候使人。不欲附遞。故爾遲晚。雖常繼以亂道。絕不中已毀之矣。所有新作。幸望寵寄。當試和呈。

與文修撰

前者遞中上狀後。卽往忻代幹事。還留太原數日。復往河外。比歸。乃再領教墨。具審致政太師。留止官守。月餘而後歸洛。才短意澁。恨無文辭。以見于歌頌。惟深區區願望而已。餘冀順時遵養。前對大用。

又

某啓。不審頒政之餘。台候動止何似。鄙賤之人。起于罪罰。觸事感槩。殊無名宦之況。惟執事深照其愚。過有獎與。臨紙幅窄。不知所以爲答。但重增慙悚而已。

又

某再啓。晉相昧于平生。然仰名德之重有年矣。到此辱眷良厚。于局事尤荷體察。近日頗苦痰喘。樽俎差稀。然亦不妨治事。亦漸向愈。兄弟特蒙存記。感激奚似。今皆有所授。十一舍弟領畿邑。往淮南般家。乞知之。

又

向者不避疎賤。輒敢奉狀。上問太師起居。特蒙鈞誨。伏增感戀。亦每于范相書中。得聞還洛後燕適之詳。以慰幸甚。

與蘇子容

近者侍禁李嗣昌至太原。出所賜書教。仰承台眷之厚。感恐兼極。卽日春暄。某惟變輔休明。神物有相。某待罪晉部。苟免如昨。方遠門仞。仰冀體國爲民。永鎮廊廟。下情惓惓之祝。

又

正月二十七日。承奉至太原。三月三日成禮。竊惟疎賤。得重託婚姻于門下。非徒人事之際會。實天與之幸。何感如之。重念某兄弟久荷台眷。而兩房二女。獲奉箕帚于左右。衰門冷族。其焜耀實多。遞中謹先奉

啓上謝。俟承奉歸侍下。別布區區。

與程中散

某啓。承乏晉部。雖忝爲代。出于幸會。而相遇道途。一宿卽復別去。區區繫戀。至今不忘。春序布和。伏惟入奉朝請。起居萬福。某營職幸免如昨。自抵太原。值易帥。仍被旨往河外。體量適丁寒月。道塗險澀。風雪寒苦之阨。過于傳聞。遠甚。纔歸。妻室一病幾不起。今又當出至忻代。後來賑濟與泛差軍馬。皆本司應副。文書紛紛。未有定日。中間請候疎闊。惟冀諒察。竚聞顯拜。以慰士望。下情祝頌。

又

比蒙指教。荷眷尤厚。某以多事之故。既有失咨詢。到京勦止之何如。而拜賜之後。復以河外之行。與妻室疾病。至今纔得奉前啓參承。感仰愧惕。兼極于懷。伏惟清懷高誼。出于名門。禁省要近之地。乃所宜處。俟聞成命。別修慶門下。更冀上爲朝寄。倍加保護。

與趙司業

暑候繁縟。伏惟正夫司業。尊體勦止萬福。比緣歲事。出至旁近郡。欲歸而得漕臺公移。會議役法。因徑到上黨。論有不決者。少爲淹留。及歸太原。始領所賜教翰。體眷之厚。感悚無已。卽日不審訊後起居之況。復何如。未知參省之期。仰冀輔順眠食。早濟嚴近。下誠區區所望。不宣。

又

某悚息待罪河東寢久不稱之事益多如蒙誨督使免于戾則爲賜深矣高符仲舊不之識一見知其爲君子人也清源王令非教示殊不審是史述之友婿旦夕過其縣當得見之文字卽容契勘今歲適減兩薦數餘者率皆有諾責在前非才至今未聞預除代者次第無如何過歲卽足以爲清源之地矣惟幸照亮

與李智文

昨以罪罷屏居鄭下嘗會車馬之來得奉餘論在哀苦之中殊多慰懌別來再見歲律每深企詠卽日殘暑伏惟公罷還闕起居清勝某承乏河東苟免未卜良會之期伏希愼持寢履垂副欽祝

又

不審主居爲況何似某自到晉部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道路出入頗異于平日朋舊書問因以闕然中間所示教音以奔走在外久之還家纔領繼以多故修謝復後時併深愧悚太原諸事削弱不及所傳聞十之一二亦不足道子弟長成漸欲扞格無處從學曉夕爲撓蓋某多出入雖暫歸太原率不過一月卽再出其在家文書期會賓客應接四方書題亦少得暇縱有片暇亦且休息形骸以支當外事無由更有工夫點檢子弟文字及程課太原同人惟少事業蓋作監司門客卽礙本處取應勢難爲來又不欲令出入多接外人故亦不敢令往州縣不知關中有可教子弟同人肯來太原者否若得粗有詞筆謹愿耐靜不出入作過于官守不相累者卽當優給之不辭也煩爲尋訪書中見報

與文叔學士

去歲留京師。雖未久而。值文叔入館日。奉清論。其慰無窮。拜別忽已逾年。思向高誼。不須臾忘也。而書問不時通于左右。悚愧何言。卽日大寒。伏惟供職優暇。起居集福。某到河東之況。粗遣風土。麤堪少醫藥。種種不如傳聞。然亦逾分矣。良會未期。千萬保重。別躋華顯。區區不宜。

又

自到所部。以新秦之役。隨分多事。方稍定而役法復下。文書案牘。雖然未知攸濟。中間妻室臥病。又有婚嫁。某仍多出入。不在太原。故治問稍緩。至今想聞而加恕察也。京師爲況何如。高才碩學。計超擢在邇。豈勝傾頌。某行日。蒙與諸公出餞于僧舍。契愛之厚。乃情不忘。致謝不時至左右。惟增愧悚耳。眷愛郎娘。想佳勝也。

與芸叟都司學士

去歲免喪至京。累得詣館舍上見。過蒙眷與之厚。感服至今。氣序微熱。伏惟退食多暇。起居集福。某承乏河東。區區營職。麤遣內倚門戶之重。以苟免于罪戾。末由會見。伏冀俯爲時望。精固生理。下情所祝。不宜又

比蒙委賜書教。欽味眷憐。感仰增劇。適會出往忻代。還家方爾。捧領不審。訊後體況動止何似。某起于罪罰之餘。復從祿仕。孤苦感槩。殊無名宦之意。年齒加老。形骸衰倦。雖向德慕義。更篤于前。而人事不修。乃

竟先辱手筆。既愧且恐。然冀芸叟深有以亮之而已。

又

去冬到此。適當新秦被寇之後。名雖不預邊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及今半歲。已兩至河外。一往忻代。今又當暫至汾右。而歲中所分郡縣。猶未暇巡一處。才劣事薄。未知終能免責。以不累門下否也。向蒙借昭仁寺碑。近纔終篇。候有的便。方敢寄還。幾格亦擅謄本矣。乞知之。

與游景叔學士

自京兆拜違。條更歲篇。一向奔走。道路因循。不時修問起居。下情伏深兢仰。春晚氣候計暄。伏惟治裝餘閒。尊履萬福。某承乏雍部。諸況幸如昨。請候伊邇。未獲得閒。冀爲國精護寢養。以副願誠。不宣。

又

比由少華還家。稍得定居。方欲奉狀以道區區之懇。乃聞就膺美命。來鎮蒲中。于景叔私計。想良便也。不肖之迹。乃復獲依左右。以承教。何幸如之。道里差遠。更惟倍切調護。

與趙正夫

去歲還朝。偶以同舍。得奉顏色。而親教誨。私懷感幸。至今不忘。氣候苦寒。仰惟儒館多暇。起居集福。某承乏河東。職事與人事皆應辦。目前故于左右。轉成疎闊。區區尊仰。何勝道耶。拜會未可期。千萬保重。垂副瞻祝。

又

遠去賢範。忽已逾歲。向仰之私。雖劇而內外怵迫。到今纔得治問。何勝愧恐。晉俗麤且僻。飲食醫藥。婚嫁。與子弟從學。至不便。惟少盜賊。夏月苦無暑氣。即他方不及也。陵臺家兄久荷知照。想常通書左右。比領家信。亦具聞動靜。某行日蒙垂餞于啓聖寺。下情感佩至今。而布謝後時。即其罪猶前也。至悚至悚。【案】此二首係在正夫爲學士時。

又

季春極暄。伏惟台候動止萬福。伏自今上卽位。首重言路之選。以正萬事。執法之臣。則尤爲重焉。自封相之中丞。作尙書後。有職之士。計中外貴臣。必爲執法者。皆在正夫年兄。不在他人。比除目下。果然。此豈天子以公議用人。而公議固能量天子聖意之所在乎。然則辨正是非。而判別忠邪。摧剛直枉。皆正夫年兄平昔之所畜積而已矣。由此而正位廊廟。以扶太平之業。不異矣。天下幸甚。朝廷幸甚。某以守職在遠。不獲躬詣門屏。謹奉前啓上賀。兼此承問起居不宣。

又

去遠左右寢久。一向在孤危隱約之中。不復敢屢修竿牘。以玷門下之義。亦恃眷存有以亮之。私心惓惓。結戀戀則日復一日。增積于胸中。而不勝陳也。某初到東部。營職幸免。末由參侍。伏冀上爲廟朝。精加保輔。卑誠祝頌。依投之至。【案】此二首在正夫爲中丞時。

又

伏自前歲冬末被命。改使山東。道過國門之外時。適會旌節出帥慶陽。嘗獲造詣行府。曲蒙敦敘。事契復垂顧訪。款以誨言。下情感佩之私。實不勝紀。爾後半歲之間。又再易地。到罷相屬。道途之勞亦倍。故竿牘之間。重于稽晚。其如瞻馳繫戀。增積尤多。卽日春晚極暄。伏惟總統邦計。台候動止萬福。某承乏淮甸。上邀蔭映。以幸免于罪戾。造詣正遠。伏望體上眷求。加護寢甕。行膺廊廟之拜。卑誠惓惓之禱。

又

近者伏審就膺恩制。入奉禁嚴。鉅賢造朝。士夫交慶。而孤遠之人。復得託在下風。區區抃幸。殆不勝情。不審起居何如。某自到淮上。雖夙夜罄竭。勉赴職業。然愚暗淺陋。終恐未能追責。儻沐眷憐。不賜鄙遺。時有以誨督之。卒門下平昔之知遇。幸甚幸甚。【案】此二首在正夫爲侍郎時。

上劉龍圖

遠侍左右逾月。下情兢戀。春晚暄晴。伏惟駐節塞上。台體強豫。某營職區區。幸免如昨。竊聞創圖光事。撫緝邊民。大河之外。畢被上恩。辱在下風。惟知尊仰。謹奉前啓。參問起居。不宣。

又

近日使輶取道太原。得遂省見。獲奉教誨者累日。愧佩兼深。自北寺拜違。已更晦朔。不審旌旆見留何地。庶事想皆就緒。指日還闕。尙冀調護。垂副瞻禱。

又

某自行府未離太原已苦瘵瘳之疾。爾後呼醫用藥。至今猶未復常。比捧牒命。皆卽時供報。想蒙省察。中間申請朝廷。已節次行下。惟賑濟一升二升。卻作一升半升。准帥司牒照會。別作奏請。見留以待報理。當然也。賑濟米斛少三萬餘石。在常平之法。除糴買已過外。別無利權可以經營。幸同丞相商議。且以帥司米與常平米通支。則麟州外塞亦麤足用。其間縱有少闕。令岢嵐保德和順般運。數必不多。庶易辦也。惟橫陽等六塞。合支借種糧三千餘石。自來外塞無提刑司斛斗。旣人戶未可令上州請領。又以本州經戎馬之後。無驢畜可顧般運。遂牒漕臺以豐麟州米兌換。應急支用。漕臺已報可。伏恐欲知。

上范堯夫相公

夏中太原簽判李通直還潁昌。上狀起居。伏想已塵鈞覽。比者伏審相公以進退出處之大節。與天下積年之人望。肆覲宸廷。再都廊廟。制命初下。中外翕然。朝廷幸甚。人物幸甚。某以方離太原。奔走道途。末由躬詣台屏。謹奉前啓上賀。并承問起居。伏惟鈞慈俯垂覽亮。

又

某未離太原。傳聞中使齎詔至潁昌。促相公入覲。固知相公還廟堂。又知必固辭而亦知辭必不獲免也。繼聞相公到京師。小民觀者如堵。咨嗟嘆息。如元祐之初。見司馬溫公之入朝。則亦知相公辭必不獲免也。旣而聞入劄子。懇辭至于三四。詞情確至。愚智感動。而優詔不許。日促視事。蓋惟無心于相天下者。可

以託天下若相公者可謂無心矣此固主上欲得公再爲宰相者也卽日伏惟總攬機政鈞候萬福未知
參省之期伏冀體國爲民調護寢餽

又

比聞中使到潁昌台候微苦泄利留三日上道至京謝客皆云雖已康和猶少力也路中問北來人言常
請見起居如平常氣貌亦充乃知輔相之地神無所不擁護況小疾也更冀調慎食飲減節人事以副宗
社蒼生之望

又

近遞中蒙賜鈞翰奉承感激不任下情氣序清和恭惟偃息大都鈞體康福某營職區區未知何日請侍
瞻望門屏乃心飛馳伏願早還廟堂永庇中外惓惓之禱

又

近緣賑濟事再往河外與詔使相逢具道體量本末云云殊不類京師所聞劫掠之數近止四千上下見
須收捕在城寨見賑濟之人幾三萬口亦嘗見帥司行遣曲盡事宜繳進奏數紙雖欲彈駁無下手處伏
恐台慈要知詳悉某初有去就之意累月之後晉相亦加禮貌今雖不去可也自領鈞翰卽問之但言計
未決且少候及今終未有定論然以愚觀之姑留太原爲是台慮所及曲盡續更稟覆次

又